



87413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韓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

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

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
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良

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
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
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
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令

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
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

言之者美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柏子新
甚也幸遇也論雍門周鼓

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
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
則心傷矣濟同善注望風

謂遠望也依
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
情也陵前與

蘇武書武有還慰誨勤勤有踰骨肉何曰慰誨

荅今陵又荅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謂慰勞誨

教也踰

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

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愧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善曰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善曰

四方夷狄也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韋韞

古毳川幕莫以禦風雨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

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韞幘氈帳也

銑曰韋皮也韞衣袖毛毳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

為幕也戎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善曰烏孫公主

夷之服也歌曰肉為食酪

合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善曰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良曰但聞悲

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

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善曰杜摯笳賦序

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

葭毛詩曰駟駟牡馬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

曲之為吟嘯成羣邊聲四起何曰笳曲馬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銑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

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聊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

喻不義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恩不報

務吞食也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良曰域傷已令先君

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善曰先君謂其

之子翰曰陵自傷令為祖父後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鏡曰國家孤負其心不每一念至忽然忘

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陵不難刺七心以

自明勿亡粉頸以見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

我已矣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

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令人悲

增忉怛耳善曰爾雅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

濟曰略言之則下事也。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

征絕域。

善曰先帝謂武帝也。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

絕域遠國。

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善曰漢書武帝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而裹

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

向曰師衆也。

出大漠。

善本作天漢字

之外，入彊胡之域。

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

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

軍有十萬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然猶斬將塞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

居旗追奔逐北善曰史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

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翰曰斬賊之

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

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良曰殺

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

子成父向曰謂得人心

任

善曰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

銑曰希少也

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

善曰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

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

可勝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善曰劉光毅梁注曰舉盡也

翰曰匈奴

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軍以敵陵

更練精兵疆踰十萬軍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

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主不如主矣陵步

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

疲兵再戰一

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

初痛決命爭首

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

帶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

乘其痛爭為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奔走

猶懼威也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爭

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向曰徒空

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

飲泣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善曰賊臣謂管敢也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十乃以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
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
可得欲引兵還銑同善注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

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

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

者豈容易而致力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罪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爲國也

濟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

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有所字

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善曰李陵前與

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離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明祖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律復句踐之

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善曰史記曰吳王發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旣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

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

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濟曰骨肉謂母與子此陵所以仰天椎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為漢臣何得不

云如此其實薄也

昔蕭樊囚繫韓彭黥醢

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

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牧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

長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稀及韓信在長安
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
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
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
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
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

說文曰菹肉醬也

良同善注

鼃

五臣本

錯受

錯受

琴周魏見幸

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

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
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
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
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
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
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向曰同

善注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

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爲長沙王傳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銑曰佐命謂佐王而受命也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律子使懷才受謗能不得五臣本無得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向曰文

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踈之不用後出爲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陵先將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爲痛心哉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

古身絕域之表

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

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廻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

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

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

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劉音義

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劉姑昂切良曰先將軍

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

三軍之上也翰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五臣本歎

者也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緡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

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緹王等死虞常生得
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
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
多也虜者匈奴號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善曰
良曰同善注幾近也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向曰同善注老
母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
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濟
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
謂母亡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亡之
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

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

天下之主而不知乎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薦受千乘之賞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

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

者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聞子之歸賜不過

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

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

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而妨功害能之

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濟

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

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

子尚如此陵復臣五

本無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復字。

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

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聽聞也。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孤恩。漢亦負

德。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濟曰力屈而

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

事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

能眷眷。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念陵也。

五臣本無復字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翰曰稽顙拜也北關天子所居

也善曰史記張釋之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善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之事耶願足下勿復望陵陵歸於漢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

光上官桀等銑曰幸猶厚也勉事聖君足下

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銑曰勉勵
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亂子武之子也武
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善曰老子曰
勿以為念言勿憂之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

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

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

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
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
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

自謙之辭也

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

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

賜書

五臣本作書賜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翰曰曩昔教示也言

教示接於人物惟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

遷為中

書令

意氣懃懃狼獾

五臣本作勤懃勤懃字

懇忠款之兒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

流

良曰情切之辭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

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

若然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

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

僕雖罷

五臣本作疲字

驚奴

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向

曰疲極也驚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

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

濟曰殘謂被刑穢穢惡名也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動必

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

善本有以字

獨鬱悒

邑而誰

與善本作

語

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與誰語其誰語

過本於益而反損既不

諺曰

銑曰諺言也古今相傳之言曰諺

誰爲

去聲

爲之

孰

令聽之

善曰誰爲猶爲誰也言

已假欲爲善當爲誰爲

之乎復欲誰聽之乎

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

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爲誰爲之又

令誰聽用我

也孰誰也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也孰誰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

銑曰蓋辭也鍾

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

期旣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察是無知音

使我何爲

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

容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

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爲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於已心者必整誠而爲之用女子爲愛於已見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

爲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善曰隨侯珠

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爲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

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書辭

宜荅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前與我

有事故不獲荅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爲中書令任職常知

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荅爲東從天子來

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來且復荅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相見

日淺卒卒

上

無須更之間

開

得竭志意

善曰文

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良曰少卿相見時近

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

竭盡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五臣本

迫季

冬

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

也

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

僕又薄

博

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

雍紆共反

善

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

祠神所

濟曰卒然言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

以曉左右

善曰廣雅曰

懣悶也楚辭曰惟煩

本

懣以盈胃

銑曰恐安死未答書

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

也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爲過向曰固陋之志

幸勿以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府字也善曰符信

也府聚也翰曰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首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德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善曰勇士

當於此而果決之向曰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

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五臣本作也字齊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

故禍莫憯

憯

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善曰所可憯者唯欲

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至憯痛

也行莫醜於辱先詬火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

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訇火迫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

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

恥者宮刑為大也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

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

已來有之謂下文也

昔

五臣本有者字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

適陳

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
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曰雍渠闕
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闕人同車
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

景監見

趙良寒心

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段大夫賢

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
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
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良
曰同善注寒心謂愧恥也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
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衣絲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
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向曰同善注絲盜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

銑曰中才謂常

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且傷其氣類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

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

善本無之字

豪俊哉

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

良

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

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

僕賴先人緒業

善曰廣雅曰緒

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

齊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

得待罪輦轂下

二十餘年矣

銑曰常懼不繼先人

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

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

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名也結謂託奉也

進能顯巖穴之士

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

人也外之

善本有又字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搴旗之功

濟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搴取也

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

向曰交游

朋友也光美寵盛也

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如此矣

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

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銳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

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

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嚮者僕亦

善本無亦字

常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善本無奉字

外廷末議

善曰臣瓚曰太

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厠間也遷為
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 濟曰陪奉羣官
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 不以

此時引綱維

善本作維綱

盡思慮

良曰不以大夫之時舉綱維盡思

慮以進賢士也引舉也

今已

善本作以

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

臘茸

爾之中

善曰闈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闈瘠劣也呂忱字林曰

闈茸不肖也

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乃欲

灑除道也隸僕也闈茸小人不肖之類也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

善本作世

之士邪

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意亦

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

銑曰痛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終始也言凡

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良曰遷

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主上幸以先

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乃無善譽

善曰服虔曰薄伎薄

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

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

僕以為

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

戴盆何以望天

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

已方一心營職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

不假修人事也

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

不似父母曰不肖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

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善曰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

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

良曰

如終難明不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翰曰謂同者也夫助句也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捨

異路

善曰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

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

何曰素心

未

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

奇士

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翰曰下謂

謙卑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六積也

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

善曰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

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

難此亦以今舉事一不當

丁浪反銑曰謂陵

奇節矣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魚列切善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講合會之

夔謂生其罪亶也

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

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

後構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且李陵提

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藥生也

步卒不滿五千

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良曰提執也

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二虎口

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銑曰

橫挑徒疆胡

仰億萬之師

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臣瓚曰

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

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平聲善本當

去聲 善曰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

故曰過當 虜救死扶傷不給 善曰顧野王決曰當敵也 給供給也 翰曰

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 甕裘 善本作旄 之君長 救之扶之不能自濟 甕裘裘二字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善曰

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旄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

之人 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旄裘言所服用也咸皆

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 一國共攻而圍

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 轉關千里 良曰轉謂相馳逐關戰也 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 士卒死傷如

積

子然李

善本無李字

陵一呼勞軍士

五臣本有卒字

無不

起

濟曰士卒傷者為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

躬自流涕沫

妹音血飲

泣更

五臣本無更字

張空拳

權

善曰孟康曰沫音類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

盥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

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

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

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

也

冒

比

白刃

比嚮

許

爭死敵者

翰曰比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

謂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

市

壽

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

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

後數

史曰陵敗書聞

於天子也

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翰曰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

銑曰大

僕竊不自料其畢賤

見主上慘愴怛

都悼

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

愚

善曰款款忠實之兒向曰款款勤心款

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其宋均曰少則自絕其則分之

能得人之

善本無之字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韓曰味之其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

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

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

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

天下矣

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

僕懷欲陳之

而未有路

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

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韓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

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睚

魚解

眦之辭

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

辭

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兒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稅遂下於理

善曰漢書

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

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王不曉察遷意也初天

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

成李陵而為其游說

拳拳

丘之忠終不能自列

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翰曰拳

拳勤誠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善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翰

列猶分也

曰有司以遷為誣罔天子終從家貧貨賂不足

獄吏之議之謂天子也卒終也

以自贖何曰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

交游莫救視

善本無視字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銑曰伍對也

深幽圜圉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濟曰圜圍獄也

李陵既生降

頽

善本頽作隕

其家聲而僕又俾

二之蠶室

善曰蘇林曰家世為

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如淳

曰俾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

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

置蠶室之中

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

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但次也對室漢不害升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

一二為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

易謂難也一僕之光五臣本非有五臣本剖符

丹書之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

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

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

功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許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

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善曰螻蟻蛄也蟻蚍蛄也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喻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而世俗善本無俗字又不能與善本作死

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

死無益也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

君之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

哀惜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人不知獨以遷爲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

者談疑下發下文也

恨之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死善無下死字

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善曰燕丹子荆軻謂

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植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

之所歸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

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

其次不辱

理色

善曰理道理也善曰理義理色顏色也

其次不辱辭令

善曰辭謂

言辭令謂教令

其次屈

善本作訓字

體受辱

善曰

謂體謂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向曰易服謂亮畫衣冠

罪人服之是也**其次關木索**先各被義**箠楚受辱**善曰漢書

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箠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

關木柙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箠杖也楚荆也**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

受辱善曰謂髡鉗也**其次毀肌**謂髡刑繞金鐵謂鑢也嬰繞也

膚斷謂髡刑繞金鐵謂鑢也**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宮

刑腐鼻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良曰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

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

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

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爲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穽言威爲

人制約漸積至此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爲坑

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

喻志節之士爲刑善本無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爲牢勢

所加威力掘折也士字

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善

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

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

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刻也

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

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薄行箠幽於圜牆之中

善曰廣雅曰榜

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

當此之時

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齊曰徒衆也隸

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

何者積威

五臣本作

畏約之勢也

翰曰何爲如此者是積累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

及以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

而言不足爲辱者乃謂強爲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且西伯伯也拘於美

里

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銑曰

同善注
里獄名

李斯相也

具於

善本作

五刑

善曰史記曰李

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臚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

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濟曰同善注陳猶徧也言桎械徧於身也

彭越張敖南

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塔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誅陳稀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抵罪猶伏罪

五臣本作清

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字七淨切 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
守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
之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
也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
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
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
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 魏其

大將也衣赭衣

五臣本無

關三木

善曰三木在

漢書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
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
遂論嬰弃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
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桎曰梏在足曰桎韋昭
曰桎兩手合也桎音拱桎之栗切 銑曰魏其
竇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桎梏

也
季布爲朱家鉗奴

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爲將

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濟曰同善注

灌夫受辱

於居室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爲大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爲

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安敢以爲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

爲陳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
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廼效兒女曹
帖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胷何知程李
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爲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
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
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
守宮也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
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爲丞相所怒乃
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 此人皆身至王侯

將相聲聞鄰國

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

及罪至罔

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

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

也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夫人

不能早

善本有自字

裁繩墨之外

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出獄

吏繩墨之外

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

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繫此不亦遠於

知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無於五臣本

大夫者殆為此

也

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加刑近為此汚辱殆近也

夫人情

五臣

本無情

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

妻子也

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

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

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

且勇者不必死節

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

節也造次自裁耳

銑曰勇者不必為人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焉

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良曰慕分義

者雖怯夫必勉力焉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沈溺縲

力世五臣本作

之辱哉

善曰孔安

國曰縲繼墨索也繼攀也所以拘罪人

濟曰

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

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

之不得已乎

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爲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爲妻生子

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

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

之醜稱也

翰曰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爲臧呼

婢爲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

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湏自殺也

所以隱忍

苟活幽

五臣本作於無於冀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何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辭登

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沒世而文采

善本不表

於後世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

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

古者富貴而名

五臣本無名

磨

善本作手滅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

蓋文王

五臣本作西伯二字

拘而演周易

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

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

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姜音
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良曰演廣也仲尼尼而

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銑

曰孔子厄於陳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善曰史記
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曰屈原名

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
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

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檠未定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
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良曰原事

懷王遭放逐乃作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善曰漢
離騷歌以諷之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書曰國

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良曰左丘孫子臚
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孫子臚

脚兵法修列善曰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
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臏

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消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主爲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濟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旣事魏使人召臆臆至恐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不韋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爲孫臆修作列美也

遷蜀世傳呂覽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

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入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爲備天下之物古今

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
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爲舍
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
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
相國秦王恐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翰曰秦始皇
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爲八覽六論十二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
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
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用諸侯非

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文留不歸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
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
孤憤韓子之篇名也翰曰韓非入秦爲李斯
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
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
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
也詩三百篇大底音指賢聖善本作發憤之所爲

于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數也爾雅曰底致也向曰底致也言

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此人皆意有所善本鬱

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
往前行事思

今將來人知已之志翰曰述往古
乃五臣本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爲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僕竊不遜近

自託於無能之辭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文舊文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

終始也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上計軒

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爲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濟曰史記

凡一百三十卷

亦欲以究天人

五臣作地

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

變也草創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

矣惜其不成是以

善無是字以作已

就極刑而無愠色

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僕誠已善

以著此書藏之

善作

名山

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

名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濟曰其人謂若

知音人者通邑大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

良曰償還也遷

言異傳大邑都也

憂思殫復於心腸一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

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

人恤焉若有亡也庾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

銑曰忽忽愁亂見亡失

也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良曰斯恥謂被刑也

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善本深

藏巖穴邪

濟曰閨閣臣閣官引出也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

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

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

濟曰隨時吉

凶高下以生也浮言沈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從與之通游焉

憂思迴復於心腸一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

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

人恤焉若有亡也庾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

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善本深藏巖穴邪

濟曰閨閣臣閣官引出也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

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凶高下以生也浮言沈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

與

五臣本無與

僕私心刺

謬

五臣本從乎

乎

向日刺

誤也

與我心

今雖欲自彫琢

曼

音

辭以自飾

善

如淳曰

曼美也

戰國策蘇秦曰

夫從人

無益於

俗不信

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

抵

善本

足取辱

耳

良曰耳

要

之

死

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

死

後名譽流於

書不能悉意

五臣本

略陳固陋

翰曰

固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善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

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伶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濟曰同善注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惲材朽行

五臣作行朽

穢文質無所底

音言善曰論語曰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兒也

幸賴先人餘業

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敬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

平通侯

向曰霍氏伏誅此曰特變也

惲以此有功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

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善曰爾雅曰督正也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

及謂智所不能及

然竊恨足下不

五臣本無不

深惟其終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齊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

俗中相毀譽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善曰言逆

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翰曰

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

過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

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謂會宗

惲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善曰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

位在列卿爵爲通侯

揔領從官與

去聲

聞政事

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爲通言其

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翰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之道以

宣布天子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

音望

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

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己負此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

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

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

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

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齊曰夷殺塞止也

豈意

善本無意得全

善本有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主之恩不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

可勝量

音良惟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善曰史記曰陳平遊

道日廣

論語曰樂以忘憂

向曰游無欲之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善曰

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

日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

善本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

無思

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

善曰國語曰戮力一

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

不意當復用此

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

本有為譏議也

五臣本無也

翰曰言不意會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

為譏謗之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作禁曰

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故雖聖人弗可禁也五臣本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

無也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既善曰既盡也言君父

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

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

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臘改為烹羊烹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

臘元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家

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包炙也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

五臣本作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撫缶而呼嗚嗚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

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濟曰缶樂器陶土爲之嗚嗚聲也

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

善曰張晏

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銑曰一頃百畝也喻百官也箕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五臣本作印頓足起舞向曰奮舉

也低印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知其不可也銑

高下也樂之極也不知此事憚幸有餘祿五臣本作力方五

本無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方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特之賤者此賈

豎之事汚鳥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

則為汚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

辱之處為衆惡毀所舉翰曰我在下流之中衆雖雅

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慄戰栗言懼也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善曰楚辭

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

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

之譽克謂會宗書教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其求譽之故乃答之

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作人者卿五臣本無卿大夫之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無之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皇皇求財初

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

下此大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

天之意

矣殊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善曰論語

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濟曰謂復爲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有段干

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見也頃者

足下離舊土善曰謂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夷五臣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

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向曰西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

之風而移其人心乎
言我志亦不可遷也
於今乃睹五臣本作
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
願子疆為國家之事
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

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

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之故融
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
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爲臺郎路
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
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爲異乃
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
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
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

年如流
茲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爲始滿融又

過二

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二歲也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五十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銑曰零落死
也殆近也惟善本

會稽盛孝章尚存

五臣本
作在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

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

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

沒謂喪亡也

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無援助如無右臂

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

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盖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翰曰齊桓公也時

桓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

吳故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

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

而身不免於

幽執

善本作繫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

善本無是

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而朱穆所以

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

論以矯之

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

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

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

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

奉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請單使也長八寸曰

咫尺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臣五

本作也

向曰

今之少年

喜謗前輩或能譏平

可致可至弘大

皮柄切善

孝章

論曰平議也言議

孝章要

召爲

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

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

孝章雖爲少年謗議然盛爲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

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

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

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

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

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

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良曰此

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惟公匡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餘同善注

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無術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蹊胡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

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

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況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

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

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

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

翰曰同善注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嚮

善本作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居蟹臨溺

善本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

以莫有北首

燕路者矣

善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

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

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

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濟曰向若郭隗勤

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

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

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得羣賢也

引去首向也

復五臣本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

善本無也

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

因表

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乃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

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
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
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
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曰同
善注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

五臣本作慎

時而謀

愚者逆理而動常

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

鄭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

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

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何曰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

也鄭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作人

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

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

也命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

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翰曰秉執也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之計乎良

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使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請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

兵作逆為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誅夷之事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書曰蔡邕

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翰曰

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匹夫媵母尚能致命

一食

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聞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而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餉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憾

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

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

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

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良曰言匹夫之類

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

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

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爲背叛朝夕與人言辭

拜起豈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爲心

不厚顏引鏡窺影

善本何以爲

施眉目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

取舉厝

五臣本作措

建功何以爲人

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

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

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

古鳥昌

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鳥也先

食母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

捐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

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

招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

義

國恩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銑曰上谷太守耿況字俠游五臣本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作議

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善

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善曰白

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異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向曰時六國

欲結怨以敵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

不肖皆樂各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志義之名於時也

世謂時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者也

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盛時內聽嬌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

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

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長爲羣后惡法永

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善曰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

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

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持之
以為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誤我鑒見也

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事

有過懼誅疑而願留意顧老母少

五臣弟銑曰

不改逆歸順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

痛

良曰不義而死於親厚故痛之

而為見讎者所快

書曰范曄後漢書曰

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濟曰後見誅斬為讎者所快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

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意奢說

事頗過

古其實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

罪戾是懼 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辭

多不可一二粗

祖

舉大綱以當談笑

濟曰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善曰左氏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

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

善本

揮戟萬人

善本

不得進

善曰漢書朱買

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

決細網奔之觸魯縞

老

未足以喻其易

善曰漢書韓安

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曲阜

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

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

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繒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

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雖云王

者不敢拒戰也其不義而彊良古人五臣本作今常有善曰左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彊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注

翰曰言失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

歎載也皆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

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

近也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

謂急速也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

無暴樵牧不臨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術師徒

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

也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

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其

之野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

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氏威侮

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我之所以克

彼之所以敗也道則敗克勝也

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濟曰商紂

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昔鬼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方聾昧崇虎

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津有再駕之役

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

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讒邪也殷

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而還歸是再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無焉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善

戎沒延受厥命先曰壹一也武王既克殷

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善本未有星流景集風

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本有星流景集風

舊善本作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本作焉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霆擊言疾

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

影颺風奮舉捷勝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

守不然明矣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

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

如此在中才則謂不然善曰若中才守而來示

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力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

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

墨翟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爲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

無所救之又將疑何者
濟曰自發問上文此理爲不然也
所疑將述其理
古之

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

未去武王還師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

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
宮奇在虞
晉不加戎
善曰

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銑曰宮
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

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李梁

五臣本作良

猶在疆

楚挫謀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

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
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北曰季梁在
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銑曰季梁隨賢臣
也楚將伐隨知季梁在而不為伐挫止也

暨至衆賢奔紂

律勅三國為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謂上三仁及宮之

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

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

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見。

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于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善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

古鎮名據八陣之列

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並在蜀據八陣之列

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四曰牝陣五日衝陣六曰輪陣七日浮沮陣

八曰鴈行陣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

法騁奔牛之權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

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

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

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

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

千餘頭盡以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葦草

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

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

驚亂死焉一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何曰言張魯

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

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

上之則公輸已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氏傳趙孟曰

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

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謫一侯

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
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
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 翰曰高唐齊邑
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
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游睢惟渙
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

者學藻績之綵

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
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

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
御服焉 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
綵綺有游於此者亦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

將學其風土所為也

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

之

善本

遺風有子

勝斐然之志

善曰司馬相如

楊雄王褒也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
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
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文章
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楊雄王

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故頗奮文辭

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靖人是何言

歟善曰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菰菰曰君以

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銚曰頗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

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

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

是何言歟夫驥驥垂耳於有林垆牧善本鴻

雀戢翼於汗池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

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

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

鴈高飛不集汗池良曰驥驥良馬也垂耳謂

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同文野外也鳥雀大

也戰戰也 池小水也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

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

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廢 及其善本 整蘭筋

揮勁翮。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

里。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陵厲清浮顧眄。善本 千里。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補哉。善曰

曰晨風鷗也毛詩曰隰有六駁毛萇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向曰厲高也陵高清浮鴻也顧

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駁之駿乎晨風鷗也六駁馬名恐猶

未信丘言必大噓略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

孔子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
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翰曰丘虛
噓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中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之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

爲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

留人也

良曰同善注初孫策與曹

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

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

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

五臣本無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

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

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甥又命楊州刺史嚴

象舉茂才銑口偷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

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

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孤懷此心君

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

濟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

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何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

意五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若韓信傷心**

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

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

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至劉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

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

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

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

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

如擊鄆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王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子燕勝以為然廼今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廼許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失漢旣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貴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食事漢吏又來貢有斤食也

赫家發兵反銑曰同善注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孤與將軍恩如骨

肉

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

淮陰捐舊之恨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

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

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

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今不屬本朝以為阻絕

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弃舊情以致抑遏劉

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

淮陰韓信也

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方朱浮顯露之奏善曰魏志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

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

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

反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文選卷之二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
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
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
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
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

無匿張勝貸

他

故之變

乎奏謂進言於天子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綽匿之而加恩貸也貸
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綽之臣也同前段

善注綽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綽
前意綽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
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

匪有陰構賁

音肥

赫之

告

鏡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豐

也

向曰言非與盧綽英布同事

而恐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

佞人所構會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

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權所以絕命奔交實為諂佞之人
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夫似是之言

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戰國策曰曾參

殺人人有告曾參毋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
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拔杖而起
濟曰

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
勢以設此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無大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
五臣作發憤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

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憤發
昔蘇秦說韓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地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疆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辭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仁君年

壯氣盛緒信所嬖

辟計反 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

曰緒業也

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

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

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忿恨謂恨

之臣也

敵國之不能復遠度大孤心近慮事勢心謂曹

公之遂齋子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

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加劉備相扇齊持

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

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爲想暢本心不向曰劉備蜀

影援疊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願於此也疏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孤以

善本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翰曰

作之漢朝喪亂今幸將蕩五臣本平天下懷集異類往屬

欲泰平也運會也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盪除也言

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離也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

鄭卿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

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

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爲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

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許也乃使仁君翻然自

絕統曰言權恐我陰有許謀以是忿忿懷慙友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

小事謂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以明雅

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向曰抱此善生之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莫志

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太
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
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統曰
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
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翰曰江
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
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并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五臣其餘非相侵
肌膚有所割損也善曰言荆川之上非我之分
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
若為之乎曰為之 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
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吳也慕望
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優割者言無
傷於孤也思計此變無易於孤可必自遂於比

不復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復我哉良曰我思計權

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

高帝諡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繡

榮美君之負累

力瑞豈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

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久為

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

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繡曰大司徒被害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

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

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

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

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曰朱之事
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往年在

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九江貴欲觀

湖五臣本灤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善曰魏志曰建

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

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

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

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

切齊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灤

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

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

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善曰左氏傳楚

予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翰曰是時江西戶
十餘萬渡江人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
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然智者之慮
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善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

避危於無形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

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

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爲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爲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

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上意怠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良曰四士謂子胥輔

果穆生鄒陽也此戒

以君之明觀孤持數量

良

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

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 翰曰相計土地人力

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若恃水戰

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

慎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情巧

口萬端 魏曰

戰之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

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

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

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

豹而歸翰曰伐吳同善注銑曰韓信同善

注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

恃也廣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

闕也其所以為之此不得

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本威脅

也威脅

重敵人之心善本無之心二字善曰重威重

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濟曰曹

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

敵人謂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

權也

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

盡適以增驕善曰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

還而吳以為勝伐

盡適以增驕善曰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

還而吳以為勝伐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後適以增驕不足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

相動也

謀之效學

背淮南信左吳之策

善本有漢

隗囂納王

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疆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爲永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

銑曰同善注

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

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

意焉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

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若能為取子布外擊劉備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

五臣本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濟曰坦然寬也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令有姓保安全之福

向曰謂不與兵甲也

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

若忽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

善本作

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人

善本作

之賊大雅之人不

五臣本肯為

此也

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銑曰忽迷

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

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若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

與

五臣本作以

從事取其後善

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

事廣雅曰從行也

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

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但禽劉備亦足為效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

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

良曰荆楊州漢將得吳降者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除章

拒命不承執事

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

覺梓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過潁淮浦詔遣為楊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楊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事之故也

云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

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不濟故不悅

然道路既遠

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且又百姓

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

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君

來昭然為副貳

是

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

仁君及孤虚心廻意

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銳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是

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善注

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

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濯鱗清流飛翬天

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

衢良時在茲最之而已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

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最勉而已

與梁

善本

朝歌令吳質書

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

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

善本

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

塗路雖局官

守有限

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

濟曰願言謂相

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

足下所理

善作治

僻左書問致簡益

用增勞

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

每念

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甄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

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由

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

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

五臣本作博奕

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

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向曰彈碁博奕並戲玩之事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銑曰娛樂也哀

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別今故云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善曰儀禮曰事

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濟曰旅衆也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沒也 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 輿輪

徐動參五臣本作賓 從無聲何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

嚴懼也 清風夜起悲筵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銑曰筵笛類言物極則

及樂則哀故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

常如 足下之徒咸以爲然良曰足下謂諸友 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

曰則長逝者鬼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翰曰元瑜玩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何曰每一念樂死生方異

今黠賓紀時景風扇物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

夏至則景風至 銑曰仲夏五月天氣和暖衆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

果具繁時駕 五臣本無駕而五臣本有遨游北遵河曲 濟

時駕車馬而為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遨游遵循也

後車 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

太子故文學附乘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後車以後前也

何

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我心相思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聲行矣

自愛不白

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

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

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

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濟同善注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

善曰行猶且也

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況及過

古

之思何可支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

為過

雖書疏往返

五臣

未足解其勞結

良曰結

三年雖書疏往返

作反

謂憂心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痛可言邪

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瑒

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

昔日

游處

昌

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吏相失

輿車騎也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五臣無善

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謂自

年已

紀

分

去聲

可長共相保

濟曰百年之歡是已分之有可長相保也

何圖

五臣無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良曰零落

也項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善曰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

觀其

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

化為蜚壤可復道哉

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

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

善本無皆

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護駒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

負小瑕少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

切善本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
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
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著中論
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見偉長徐幹字

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是傳子後此子

為不朽矣

善曰文章志曰符幹字偉長北海人
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

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
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同善注言

此子之文

德璉

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善曰論語子曰

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

謂作文章也

其才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善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

良實也。間者五臣本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粉也。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收

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於此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銑曰

陳林字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

善者妙絕時人。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

矣妙絕時人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

適於時人也。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兒仲宣獨善本自善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善曰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姓者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之莫逮

音代善曰呂

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

雋也

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才也

今之存

者已不逮矣

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及徐陳諸子也

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恐

五臣本無恐

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善曰論語子曰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良曰言後生

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

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

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

善本無乃通夜不瞑

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

善本無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

非一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隱蹕書曰吾年已

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猷浮語虛

辭耳

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

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

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

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濟動

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

去

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興動出入顧眄甚難故恐長不得爲昔日南皮之遊少壯真

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友

古人思秉

善本作炳

燭夜遊良有以也

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莊子北海若

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

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翰

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

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

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不白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

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

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銑曰潁川長社人也餘同善注

魏文帝五臣本無魏文帝三

不白良王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善同濟注濟曰禮記

孔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晉之垂

棘魯之璆

余璆附

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善曰垂棘見下

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歛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

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善曰尹文

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

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有稱焉昔流聲將來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向曰嚆昔謂古也將來謂自

今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銑曰晉既滅虢和璧

還而滅虞以復其壁是為雙禽禽獲也入秦相如抗節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

文章臺之竊見玉書稱美五臣本玉白如截肪觀李善注

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燕栗善曰王逸正

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燕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王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良

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憤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

山景行私所慕仰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如高君子然願觀美玉有如思古人德然四寶邈焉

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五臣作無也

向曰

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

願不果飢渴未副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

君若飢渴待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

此情也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抃

卞會

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濟

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撫手曰抃

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

善曰未敢作書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時從容喻鄙旨

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良曰仲茂時為

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善曰周稱謂繇書也遺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

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善曰繇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

匣以盛玦者跪坐以聞發其銑曰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

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

去盡匣間見玦故爛然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

世之寶良曰蒙暗也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連城之價韓曰一介舉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

寶既去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嘉貺益腆湯

敢不欽承

銑曰既賜腆厚欽敬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

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

諸才人
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
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
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在吳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
曰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
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抑
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
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
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

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向曰海隅東平藻文

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曰德璉南頓

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

帝都也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良曰吾王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於是謾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

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

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翰曰該遍頓下悉書

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

垂於八方遍掩而取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

之今盡在此京都矣許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曰無也善曰

本作軒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銑曰以孔璋

騫高飛兒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

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五臣本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言

東觀漢記曰馬援識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

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

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論

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夫鍾期不失

聽于今稱之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

善本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

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世人善本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

善本應時

改定

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

嘗

善本

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古

若人辭不爲也

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

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

謂此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語及前

稱其也言不為我潤文之佳惡五臣本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

知子建改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

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作見也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

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

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濟曰孔

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譏乃成焉翰曰孔

子制春秋之辯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

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善有龍淵本

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丁善曰為劉李

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

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劔戟龍淵太阿陸斷

牛馬水擊鴻鴈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劔

也叔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

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劔之利乃可議

其斷割比言知音者

可得論其文章也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而好詆丁呼文章居摘之利病善曰擊虞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詞大言也又曰摘引也銑曰逮及也摘偏

摘拾利善病惡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

言偏拾人善惡

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

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月而服

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又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巴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

息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

翰曰劉

無歎

季緒詆譎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

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人各有好尚蘭茝待

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善曰喻人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

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

五臣本無共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顧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曰咸池六莖黃帝顧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

類於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笑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未易輕棄也

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
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向曰

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
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

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 辭賦小道固未
病必不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

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作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奏羽獵

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

刻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位爲蕃侯猶

庶幾勌彫力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

留作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勌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
德可刻金石 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

朽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良曰勲績皆功

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

是吾道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

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

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向曰庶衆也植將

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司馬遷書曰通

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

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

尚書序曰好古傳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也隱非要一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

植白

與吳季重書

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

在

反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向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雖讌

善本飲彌日

向曰彌終也

其於別遠會稀

五臣作希

猶不

盡其勞績也若夫

五臣本作使人

傷酌陵波於前

簫笳

五臣本作笳簫

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去聲善本作歎

虎視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

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濟曰言

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謂蕭曹不

足儔

五臣本作田

衛霍不足侔也

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

左顧右眄謂若無

人豈非君

善本作吾

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

慈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

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翰曰喻有文武之道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客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

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

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

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

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善曰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銑

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厄酒盃也言然日不我

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與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

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關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

參為晉星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

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

別離則如參商之關關也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

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折

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折

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

作良久無緣四字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

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

陽谷次於濛記又曰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

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良曰若木日過處

濛記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池之

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

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懷戀反側

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訊

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善曰荅賓戲曰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

蕭兮銑曰訊問也曄盛美兒瀏清風兒言吳

質書如此

清美也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曠遠也復

面謂若相見也

清美也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善曰所治

謂朝歌也

良曰還所

可令憲許事小史

善本

諷而誦之

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

翰曰憲事謂

好事少知又者質為朝歌

夫五臣本

文章之難

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善曰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

向曰病諸猶難之也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

氏而無貴矣

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

寧得珍貴乎品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

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

之則不以爲珍貴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句墨翟不好妓

善本從人下同何爲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妓而正

善本無值墨氏善本作翟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齊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

足下正值此懸想亦助我張目怒之也好妓樂知音也又聞足下在彼自

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日有之矣未有不

求而自善本無自得者五臣本無者也善曰法言曰學者

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

善而自得善者言吳
質為政故有善也

且改轍易五臣作而行非良樂

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
良秦之伯樂充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

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
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
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

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
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

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
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

質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故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

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伯墨氏迴車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

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力迤

移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善曰法言曰觀

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也況
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況也良曰邈邈小而
相連見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自旋之初伏
而爲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誠以身賤犬

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
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
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
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河
大畜牛年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
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
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

能自舉

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

歌至鄴又

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

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倚頓之富

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兒倚頓古之巨

富人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

五臣本

山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

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

臨曲池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

言之也伏憑也

撫檻鉤欄也言既威儀虧替言

憑鉤欄於前殿

以遊也觴孟也

辭漏渫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意樂不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

愧無毛遂耀五臣本穎之

才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曰善注及到楚遂爲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

馮諼爰

三窟之效

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驪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是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爲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

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爲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
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三窟
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
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
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
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
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爲樂矣漢
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 翰曰薛公

孟嘗君

曰文也封於薛餘同善注

翰曰薛公

屢獲信陵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

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
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
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 向曰信陵君魏公子
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
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

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
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
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
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
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而情緣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情邑憂兒若追

前宴謂之未究善本無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濟曰寃盡也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有肉也公子謂植也鄙

人質自謂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

君天也

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

坐於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善曰仲父仲尼也老

氏老子也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

對清醑

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醑又曰嘉肴脾臠

良曰清醑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于使西

施出帷娛

模

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

保也

善曰越絕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

今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翰曰西施美女也

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

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

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發徽

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謂舞者十六人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

善本作右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煒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

也靈鼓也耳嘈嘈於五臣本作無聞情踴躍於鞍馬

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激樂之情極踴躍如鞍馬也

謂可比懾蕭慎使貢

其楷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

足視乎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楷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

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

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楷曰肅慎氏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

慎北夷國名也楷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

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棠獻白雉重

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楷權孫權備劉

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還治諷采所

於國家也攝震懼也楷矢箭也

著觀省思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無表

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也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

之文觀省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

英美也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

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

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段賦桑扈銑曰同善注

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

然汗下

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赧曰赧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赧

然謂慙恥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

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作吏

之有乎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丈三事大夫皆爲諷誦

何但小史而已答祖書文可
令惠事小史諷而誦之者
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善曰史記衛映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

漢書曰甄豐測隱之恩發於自然
墨子迴車而
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

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
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父也
雖無德以

與下入用歌且舞言
儒墨不同固
五臣本作因
以父

矣
齊曰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以父也
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社預曰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縣小不足為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

五臣本作巧善曰司馬法

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

以效其方哉

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

之力

今處

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五臣本

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

無者也

里置猿檻申則綬隊同非不巧捷也

無所肆其能也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濟曰致猿猴於檻申不可見巧捷之

形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憂也

吳

質白

與蒲公琰書

善曰賈彌之山公表注曰蒲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

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翰注同

璉

其

白昨者不遺猥見

何照臨

何曰言炳至璉處

雖音

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纔為不道保於逆旅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

幸頑才見何誠知己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璩自謂也言炳見我

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歡欣踴五臣本躍

情有無量音亮嘉炳相過也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作僕御

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陽晝喻

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

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揚鱖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

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揚鱖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重為綸芒針為鉤荊棘為竿

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德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士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楊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晝號喻詹何今其釣之楊倩言說范武也使其故使鮮魚出自善本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曰芳旨美繁俎音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酒也發出也羽觴今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滕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銑曰俎几也言

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

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

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濟曰牙伯

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徽調也當此之時仲孺不

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

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

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君需

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母廼令後閤出去良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曰同善注同產謂姊也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

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追惟耿介

迄于明發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

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適欲遣書會承

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

銑曰會過也來命謂炳有使來

也齊曰漳水名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

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

高樹翳朝

雲文禽蔽綠水

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

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善曰淮南子曰

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諸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

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

大澤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兒京臺楚國高臺也是

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適有

事務須自經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

善曰邑邑不樂也同樂實增悒悒也

銑曰不得往侍坐因

因

白不悉據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闋

因閣

都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

善同良注

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闥闈有女如荼闥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

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

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高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

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薄援助者不

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善曰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

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向曰薄援助謂無親

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

朝貴復如鳥之歛翼栖於故林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南子曰

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銑曰塊然獨居兒汲黯樂

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

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

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

其事知汲有所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

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

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學非楊雄堂無

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

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

學同善注翰曰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

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

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

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舞跳梁樂之向曰璩自

言才劣仲舒銳曰璩

言家貧於孟公無北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

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焦蘇不興七清談

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宰

遠啓疆謂魯侯曰

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
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濟曰机
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
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
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
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夫皮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
勢然也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日逝謂死也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
數豈有恨哉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
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聊與大
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恨哉聊與大
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
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

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

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

言無所庇蔭而處也翰曰憩息也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

不能過於今日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善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

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

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

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明勸教之術非致

雨之備也號曰在知恤下民善本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

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之解

居陽

盱

盱善本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

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

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

足鼎而祝山川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

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

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

今者雲重

五臣

作既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善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

善曰善曰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祈

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鄭 銑曰
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
侵肌者言用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
心苦切也

否之應甚於影響杲可以爲不然也

善曰左氏傳衛人伐

邢於是衛大旱審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
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聲也不可以爲不如此也

起予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 何曰恐其
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

章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
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入欲之耳銑曰間近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風伯埽涂

善本作途

雨師灑道

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

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善曰詩曰

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

接武茅

茨涼過

去

大夏

五臣本作厦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

善曰禮記曰堂

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

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翰曰武

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扶

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爲屋大厦大屋也扶

五臣本作膚寸肴脩味踰方丈善曰尚書大傳曰扶

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

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銑曰厚四指曰

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逍遙陂塘之上吟詠

苑鬱柳之下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猶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善曰楚

秋蘭以爲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萋詩傳曰崇

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

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

使之還却也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

美其香比德君子也告華川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涼弋下高雲之鳥

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緣一稱妙何

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

無以過也善曰論語子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淮南子

曰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

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翰曰弋射餌釣也

蒲旦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遁游也韶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

之處臺名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善曰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

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猶遲來還京都良同善注

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瑰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鹽塵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近市湫隘塵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思樂汶上每善本發於

無於五臣本寤寐善同銑注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

昔伊尹輟耕郢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

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

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憚然改之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郢憚字君竟

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

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

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向曰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出其難也。而吾方欲

秉耒耜於山陽。

沈鈞

五臣本作鈞

縉

於丹水，知其

不如古人遠矣。

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水所

出筦音管

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縉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然山父

不貪天地

五臣本作下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

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

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

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

貴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前者邑人念弟無

已善哉此一人亦其美志也欲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

官善曰鄉邑之人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

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

清遲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

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

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入壽促何可待也且宦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

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象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鴈向曰金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幸賴先

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銑

日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追蹤夫人畜雞種黍良曰子

負擔之勞也勤勞也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

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

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潛精

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

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

日精思也墳無成善本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

籍為典墳也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記曰大

人不倡游言鄭玄曰游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兒

之田宜以爲意

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向曰郭外曰郊郊外曰

野謂負郭之田也

廣開土宇吾將老焉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

吾將老焉紫元音塗

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杜二生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善曰爾雅曰夏爲朱明良曰

劉杜璩友人八也生者有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

相見在近不復爲言

善本

作近故不復爲書六字

翰曰言

慎夏自愛

向

劉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

慎夏熱之氣璩報善本

以自保愛也

璩報善本作白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終